

人在旅途

■周国丽

冒雨踏上庆州开往德安的火车,找到铺位,我把行李放下。

“美女,赶紧擦擦,别着凉了!”对面下铺的大哥递给我纸巾。

“谢谢!”

“不用谢!”大哥身后传来小男孩稚嫩的聲音。

“火车要开了,萌萌!你跟爸爸睡下铺。”年轻妈妈端着水杯进来。

“我要跟妈妈睡!”小男孩拽住妈妈的衣角。

“萌萌!小孩睡上铺不安全。”

“我要!我要!”萌萌哭嚷着。

听到哭声,中铺女人探出头,“要么跟谁换换?”眼光向我扫来。

看我干吗?我特意抢的下铺票,才不换呢。我木着脸,使劲把行李箱塞进铺位下。

“萌萌,听话!爸爸给你讲故事,好不好?”

“不好!”萌萌跑出包厢,大哥起身,一瘸一拐跟在后面。

我愣了,脸红到了脖子,转身对年轻妈妈说:“嫂子,我跟你换个铺。”没等她反应过来,我把双肩包往上一丢。

“谢谢!谢谢!”她满怀感激。

火车徐徐前行,我一边吃零食,一边想象男友见到我时惊喜的画面。

“各位旅客,前方道路被淹,列车临时停靠,等待通知,请大家理解配合!”行驶大约二十分钟后火车突然停了,车内一阵骚动。

大哥吩咐我们蓄好开水、充好电,就跛着脚出去了。我边充电边打开手机,朋友圈到处是暴雨肆虐的视频,心里不免焦躁。

人在旅途,天不作美,只能随遇而

安。我戴上耳机,点开酷狗。“从来不怨命运之错,不怕旅途多坎坷,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……”听着听着,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,感觉饿了。正好有推车路过,我拿了份盒饭,扫码付款时发现网没了。

“都说一机在手,要啥都有。关键时还是现金管用。”嫂子说着帮我付了钱。

“嫂子!别!等有网再买。”

“来!拿着,食品快卖光了,再不买,盒饭没了。”

“谢谢嫂子!网通了,微信还您。”我接过盒饭,心中升起一团暖意。

中餐后,萌萌睡了。嫂子和我坐在过道窗下闲聊,她不时向车厢两头张望。

“嫂子,都这个点了,大哥怎没回来吃饭?”我禁不住问。

“他呀,一有风吹草动,就闲不住,顾不上吃饭睡觉。”

“嫂子!大哥是干什么的?”

“他在应急局。”

“哦,他的腿……”我突然意识自己有点八卦,把话缩了回来。

“别提了!三年前我在医院生萌萌,正赶上涨大水。当时他是应急队队长,听到灾情便丢下我们娘俩去抢险了。”嫂子叹了口气,“一座石板桥坍塌,石头砸伤了他的腿,他咬牙在水里坚持到完成任务,送医院耽搁了治疗时间,成了残疾。”

正说着,车厢传来大哥的声音:“各位!我们是临时志愿者小组,每个车厢都有两名志愿者,随时为大家服务。现在,请乘客中的军人、医生到我们这登记,以便及时调度。”

话刚落,有人大声报名。

“报告!我是军人。”

“我是心内科医生!”

记忆中的土砖房

■汤学汉

金秋十月,我来到阔别40年的战友老家做客。这里遗留着许多土砖房,不禁勾起我对老家土砖房的美好记忆。

我小时候就是住在土砖房里,是在土砖房里长大的。如果说乡愁是相隔千里的故乡,那么那土砖房便是乡愁的根。

我依然记得我家的土砖房。或许,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土砖房都是一个样子吧。土砖砌的墙体,木做的窗户,木做的门,屋顶盖着几层稻草。若是遇着大风,倒真像极了杜甫的家: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

土砖房室内外也是泥巴地面。大热天,我喜欢趴在泥巴地上睡觉,醒来时我身上浸出的汗水、口水竟像一个“花和尚”似的。记得小时候读书回家写作业,就是在家门口阶基上,有时候放学回去还要扯猪草、放牛,只好改在晚上。晚上的农村是没有电灯的,我就伏在一盏煤油灯下写。那时候是计划经济,买煤油也要凭票供应。遇到煤油紧

缺,偶尔也会用柴油替代煤油照明。不过柴油灯没有煤油灯那么亮,柴油灯照明灯芯还总是起蘑菇状的黑球团,影响亮度,需要时不时地用小竹签挑下灯芯。柴油灯会冒着浓浓的黑烟,有时候作业多,不免要“熬”上几个小时。写完作业,会感觉鼻孔有些不舒服!我用食指在鼻孔里抠,手指全是黑黑的。我伸出手给娘看,娘说:这个是柴油灯的胭脂,你快去拿毛巾洗一下脸,把鼻孔擦一擦。

嫩肩也要挑起男子汉的重担。因父亲在我7岁时就离世了,对我幼小的心灵及生活都是重创。在父亲离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脑海中常常出现“父亲没有死,父亲怎么会死呢,父亲还活着”的幻想。直到我当兵退伍、结婚生子后,我还一直在想,父亲要是活着该多好,现在可以照看孙子,让我和妻子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。

记忆中,我住的稻草房每年还要重

手机电量的流逝感

■胡 静

上学的时候觉得最扯的一道题目就是,同时打开下水管和上水管,请问水池什么时候能注满?当时骂人的话从心中无数的奔跑过,什么人出这么“弱智”的题目?能不能来点贴合实际的?若干年后,当我插着手机充电器玩手机时,我对自已终于啪啪啪打脸了,自己干的不就是边开下水边上水的事情吗?

所以说人还是不要笑得太早,谁没

年轻过?但是,你老过吗?

前几天和闺蜜看电影,闺蜜平时风风火火的性格,在电影院哭得梨花带雨。谁不是内心柔弱的女汉子呢?看着波澜不惊的我,她都埋怨我感情凉薄。好吧,我也曾经看琼瑶都哭得死去活来。在什么时候,突然就怼天怼地变成了24K纯钛金女汉子了?

上次痛哭是什么时候?是前一阵子

“我是儿科医生。”

望着大哥和几个戴红袖筒的忙碌身影,嫂子撂下一句:“妹子,你看!职业病又犯了。”就赶忙起身去泡方便面。

雨肆无忌惮,越下越紧,窗外白茫茫一片,恐慌和担心在列车蔓延。车厢里,埋怨指责闻见层出,小孩哭声此起彼伏。整个下午,机务人员在不厌其烦地回答问题,乘务员在不停地打扫卫生,志愿者不知疲惫地在车厢巡看。

下午六点,列车长和乘务员推着稀饭和鸡蛋过来,有人叫唤吃不饱,一片哗然。大哥在一旁说,自从列车滞留后,所有机务人员一直在忙,现在车上库存有限,为保障供应,机务人员把吃的都省着留给了我们。顿时,车厢平静了,大家自觉把鸡蛋让给老人、小孩和孕妇。

傍晚,雨渐渐小了,广播传来消息,救援队伍和物资正在路上。但不久暴雨又耀武扬威在车窗上抽打,盼望成了茫然。

我感觉累了,打开行李箱拿洗漱用品。萌萌突然喊吃月饼,嫂子说月饼没了,萌萌却说阿姨箱子里有。“真的吗?”中铺女人明知故问,眼神犀利似乎穿透我的心。

看我也没用,月饼是送我未来婆婆的节日礼品,谁也不能动。我赶紧关好箱子,洗漱完毕就上床休息。有小孩在哭,哭累了睡一会又喊饿;有乘客病了,广播呼叫医务人员;又有人喊停水了,车里一阵慌乱……

辗转反侧,恍恍惚惚,我进入了梦乡。男友见到我欣喜若狂,男友母亲接过月饼看了一眼放在一边,笑着说:“姑娘,听说庆州雨灾,火车停了很长时间,缺水断粮。大伙互助自救,带的东西都分吃光了。你把月饼留着送我,真是有心呀!但阿姨受之有愧!”阿姨说话绵里藏针,我满是委屈和羞愧……

“阿姨!阿姨!”我被萌萌喊醒,嫂子抱着他站在我床边。

“阿姨,你是不是跟萌萌一样饿了?”萌萌闪着大眼睛问我。

“是呀!”我下床打开行李箱,拿出礼品月饼。解开蝴蝶结丝带,打开精美的包装,切开灿黄油光的大月饼,车厢里一下就弥漫出一股淡淡的甜香。

新铺盖一次。就在每年收割稻谷后,将稻草扎成把晒干,然后垒成垛,像金字塔形状。待到农闲时,再把这稻草盖在屋上。由于父亲离世较早,我便在十二三岁时,就学会盖稻草屋。记得在盖稻草屋前,先要备好稻草绳杆;在盖稻草时,稻草尖端要用水沾一下,防止在铺盖时稻草松蓬,还要注意稻草尖朝下,同时一层一层地均匀铺盖,铺成鱼鳞塔一样。盖好后,在四周、顶部都必须用稻草绳杆、横条加以固定,防止风把稻草吹散。

土砖房与稻草房,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记。它是我栖息的港湾,是我远行后的归宿,是勤劳者的庇护所,也是追梦人的起跑点。

虽然我离开衡阳,离开故土,已在深圳工作多年,并且有了自己的房子。但是,我总也忘不掉那故乡的土砖房。

诚然,深圳已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,每天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也是追梦者向往的地方。可每当我站在立交桥上,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气宇轩昂的建筑,我依旧想起过去的土砖房,想起土砖房伴随着我走过的艰难岁月……

是啊,故乡的土砖房已成了我一种深深的眷恋,是我精神世界里的田园牧歌。

小宝感冒了咳嗽、腹泻,没停消过。孩子不适总爱哭闹,我只能抱着娃边哄边哭,当娃睡着了,无助的我突然爆发,但也只能在内心无声地痛哭。

还有呢?估计都是寥寥无几,有但是无关紧要的,不提也罢。

以前能读小说读到伤心处难以入睡,听故事听得伤感不已。现在呢?情淡了还是人熟了?估计都不是,应该是小朋友说的,为什么大人都不挑食?因为,大人不会买自己不喜欢的食物。

是的,在我长大后,我也会选择过滤自己不喜欢、不愿意、不想知道的事情。因为成熟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吧!

风

■谭安宇

无论是源自何方 吹向哪里，
只要空气还在流动，
就有我的韵律不绝如缕，
我是天地间驰骋纵横的一首诗。

萧萧兮易水之滨，
冲腾着壮士荆轲的剑气；
怒吼于黄河之上，
激荡出拯救民族危亡的奋起！

春天裁剪绿意盎然的大地，
秋日铸就金黄丰硕的果实；
输冰雪形塑晶莹的冬景，
送凉爽给炎夏以慰藉。

无远弗届的舞步充满传奇，
即便仅有一粒沙尘在天空渲染，
澄清寰宇的初心也绝不会忘记，
呼啸而兴 腾空而起。

时光四章

■韩 河

春，行走

春已深
你却未曾远行
岁将暮
你却行囊空空

夏日街景

透过万花筒看街景的男人
嘴角浮现一丝笑容
他
相信了自己所见的世界

秋之酒意

一杯秋，敬你
江河北流不回首
一杯秋，敬你
漫漫长路无尽头
一杯秋，敬你
山风夜雨未止休
一杯秋，敬你
万千色声尽虚空

冬：岩石的疼痛

以钢钎撬凿，从山谷溪流的
牙槽里抠出
被五花大绑，拉拽到某一个
远离血缘的地方
勒痕深入肌肤
白色骨骼袒露

为了装点一个不凡的设计
没人体会岩石的疼痛

居延海观日出

■王永智

为观日出五更行，天际疏星伴月明。
多有海鸥偏早起，飞来与我叙欢情。

七古·吟秋

■曾平苏

辛丑只历春夏冬，秋季唯缺殊不同。
遥闻岳麓万木染，难否转入此山中？